

目 录

烟	徐振亚 译 (1)
处女地	冀 刚 译 (191)

烟^{*}

徐振亚 译



*** 最初刊载在《俄罗斯导报》1867年第3期。手稿
注明：1865年11月6日动笔，1867年1月17日完稿。
事实上，屠格涅夫在1866年中有9个月“没有写上一
行”，所以《烟》的实际写作时间为6个月，这在作家的
六部长篇中也算是比较短的。**

**《烟》问世后，引起各个方面的责难，用屠格涅夫自
己的话来说就是“得罪了读者的左右两方”。自然，人们
责备屠格涅夫的，不在作品的爱情描写，而在于作品中
带有政治倾向性的人物的“影射性”。对此，作家本人一
概否定。**



1

1862年8月10日，下午四点，巴登－巴登^①著名的“晤谈厅”^②前面，聚集了很多。这一天天气晴和，周围的一切——葱笼的树木，这座舒适的城市里一幢幢浅色的房舍，蜿蜒起伏的群山——全都沐浴在慷慨无私的阳光中，洋溢着节日的气氛。万物似乎都在悠然自得地微笑，充满了信任和亲切感。人们的脸上，无论衰老的还是年轻的，丑陋的还是漂亮的，也都荡漾着虽不明确却又和蔼的微笑，即使那些卖笑的巴黎女郎浓妆艳抹的身影也无损于这舒畅欢快的景象。点缀在帽子和面纱上的五彩缤纷的飘带、羽毛、闪闪发亮的金银饰品，不禁令人想起春天百花争妍、彩蝶纷飞的生动景象。惟独那到处可以听到的枯涩而带喉音的法国话，既无法替代鸟雀的啁啾，更不能与之相媲美。

不过，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照常进行。音乐厅里在演奏歌剧《茶花女》的合成曲，接着是施特劳斯的华尔兹舞曲，最后是俄罗斯浪漫曲《请您告诉她》，这支浪漫曲是乐队指挥为了取悦听众而改编成器乐合奏的。几间赌厅里，挤在绿色牌桌周围的还是那些大家都熟悉的老面孔，他们的脸上还是那种既愚钝又贪婪、

① 德国西南部的疗养胜地。

② 原文为英文。

既像惊讶又似恼怒的神情，其实是赌博的狂热使每个人，连那些最有贵族气派的人也不免流露出的凶狠表情。那位胖胖的、衣着非常考究、来自唐波夫的地主，瞪大了眼睛，胸脯趴在赌桌上，并不理会收赌注者们的嘲笑，就在他们叫喊“停止下注^①！”的一霎那间，以不可思议的痉挛般速度，赶紧伸出汗涔涔的手，把金路易撒到赌盘的四角。这样，他即使走运也失去了赢钱的任何可能。但是这丝毫没有妨碍他在当天晚上对珂珂公爵百般逢迎，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珂珂公爵是在野派的著名领袖之一，曾在巴黎玛季里达公主^②的沙龙里当着皇帝的面发表过这样的高论：“夫人，私有制原则在俄国已经彻底动摇了。”^③ 我们亲爱的男同胞和女同胞们像往常那样陆续聚集到“俄罗斯树”下。他们衣着华丽，打扮入时，风度翩翩，互致问候的时候姿态优雅洒脱，俨然是当代文明的最高代表。可是他们走到一起，坐下来之后，便完全不知道该谈些什么了，于是只能翻来覆去地说些无聊的废话，或者听一位法国没落文人说些极其庸俗下流的笑话。这位细小的脚上套一双犹太式鞋子、卑琐的脸上留着一撮可憎的胡子的法国文人，早已才思枯竭，沦为一名小丑和饶舌者了。他把《沙里瓦里》和《田达马尔》这些旧杂志上一些平淡无奇的笑话贩卖给这些俄国公爵，居然引得他们感激地开怀大笑，似乎不得不承认外国才子就是高明，而他们自己是绝对想不出什么有趣的笑话的。这里集中了我国社交界的全部“精华”^④，“所有的名门贵胄和时髦的楷模”。这里有 X 伯爵，我们的无与伦比的假行家，天生的音乐大师，他能绘声绘色地“讲述”浪漫曲，可实际上如果

① 原文为英文。

② 玛季里达·波拿巴（1820～1904），拿破仑的侄女，她的沙龙在巴黎文艺界颇负盛名。

③ ④ 原文均为法文。



不用食指在琴键上胡乱地按几下，那么他连两个音符也辨别不清，唱起歌来不是像拙劣的茨冈人就像巴黎街头的理发匠。这里还有我们迷人的 Z 男爵，此人是个多面手：既是文学家，又是行政长官、演说家和赌棍。这里还有 Y 公爵，教会和人民之友，他在酒类专卖时代采用往酒里掺麻醉品的办法发了一笔横财。还有一位 O·O 将军，他从前曾经征服过什么地方，也镇压过什么叛乱，可是现在却不知道该怎么办，怎样施展自己的才能。还有一位可笑的胖子 P·P 公爵，他总觉得自己患有重病，其实健壮得像头公牛；他自以为聪明过人，实际上笨得像木头疙瘩……也只有这位 P·P 公爵至今还记得 40 年代，即《当代英雄》和沃罗滕斯卡娅伯爵夫人时代社交界那些风云人物的奇闻轶事，依然保留着用脚后跟摇摇摆摆走路的步态，依然“崇拜风度”（这几个法文字很难用俄语表达），依然举止迟钝而拙笨，那张呆板的似乎受了什么委屈的脸上，依然流露出懒洋洋的庄重表情，依然保留着一面打哈欠一面打断别人讲话、仔细端详自己的手指和指甲、从鼻孔里发出冷笑以及出其不意地将帽子从后脑勺拉到眉毛上的习惯，如此等等，等等。这里甚至还有政府委员，外交官，欧洲名流，足智多谋却又误认为“黄金诏书”是教皇敕令、英国的“济贫税”是向穷人征税的聪明人。最后，这里还有狂热而又羞羞答答地崇拜烟花女子的人物，以及外交界的年轻雄狮；他们后脑勺上的头发梳得条理分明，蓄着漂亮的连鬓胡子，穿着正宗的伦敦服装，他们的言谈举止与那位声名狼藉的法国文人同样庸俗浅薄。不过，我们的国产货可不那么受欢迎！因此，这位著名的时装和风度的倡导者，浑名“黄蜂女王”和“戴睡帽的米杜萨”^①的伯爵夫人 III，如果法国文人不在，她宁可去找那些在附近到处乱转的意大利人、莫尔达瓦人、美国的“招魂师”、机灵

① 米杜萨，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妖，见了她的面容会变为石头。

的外国使馆秘书、女人气十足但又不苟言笑的德国人，而不愿意与同胞交往。仿效伯爵夫人的有蓓比特公爵夫人，就是肖邦死在她怀里的那个女人（欧洲有上千个女人说肖邦是在她的怀里咽气的）；还有埃尼特公爵夫人，假如她身上不是散发出一股夹杂着幽香的白菜味，不时流露出乡下洗衣妇的腔调，她真可以说是个出类拔萃的女人了；还有巴切特公爵夫人，她丈夫曾经担任过要职，可是天知道为什么^①突然殴打了市长，还盗用了两万银卢布公款，因而使她遭到了巨大的不幸；还有那位爱笑的公爵小姐齐齐和爱哭的公爵小姐佐佐，她们都仿效伯爵夫人把自己的同胞撇在一边，不予理睬……让我们也把这些漂亮的太太小姐撇在一边，离开这棵著名的、围坐着珠光宝气、但又有点儿俗气的女士们的俄罗斯树，愿上帝去减轻她们难熬的无聊吧！

2

离俄罗斯树几步之遥，在韦伯咖啡馆门口的小桌旁，坐着一位英俊的男子。他三十上下，身材适中，消瘦黝黑，一张刚毅而亲切的脸。他身体前倾，双手撑着手杖，神态安详而自然，仿佛根本不会想到有人会发现他或者注视他。他那双栗色中略微带黄、富有表情的大眼睛，缓缓地观察着四周，时而由于阳光而眯缝着，时而又突然盯住某个古怪的行人，目送着他从自己身边走过。这时候一丝近乎稚气的微笑迅速地掠过他那细软的唇髭、嘴唇和上翘的下颚。他穿一件宽松的德国式大衣，一顶灰色的软礼帽将高高的额头遮住了半截。他第一眼给人的印象是个诚实、干

^① 原文为法文。



练、颇有自信的人，这样的人世界上还为数不少。他好像是长期工作之后在休息，因此无牵无挂地欣赏着展现在眼前的景色。他的思想已经飞到了远方，而且这些思想在与此刻他身边的世界迥然不同的天地里翱翔。他是俄国人，他的名字叫格里高利·米哈伊洛维奇·李特维诺夫。

我们要跟他认识，因而有必要简略地介绍一下他的过去，他的极其平凡、并不复杂的经历。

他是一位勤勤恳恳干了一辈子、商人出身的退職官吏的儿子，一般认为他是在城里受的教育，其实不然，他是在乡下长大的。他母亲出身贵族，曾就读于贵族女子学校，她非常善良、热情，但并非没有个性。尽管她比丈夫小二十岁，却竭尽全力地改造他，把他从官吏生活的轨道上转到了地主生活的轨道，使他倔强的脾气变得温柔了。多亏了她的调教，他的穿着开始整洁起来，待人接物也讲究礼貌了，并且不再骂人。他开始尊重学问和有学问的人，尽管自己连一本书也没有摸过。他尽量不失自己的身份：走路脚步变轻了，说话的声音也压低了，尽量谈些高尚的话题。他这样做当然是花了不少力气的。“唉，真恨不得揍他一顿！”有时候他心里这样想，可嘴里说的却是：“是啊，是啊，这……当然，这是个问题。”李特维诺夫的母亲按照欧洲的方式管理自己的家庭，她对仆人以“您”相称，吃饭时不允许任何人吃得过饱而喘粗气。至于她名下的那座庄园，无论她还是她丈夫都一筹莫展。这庄园早已荒芜，尽管很大，还有几片林子和一个湖泊，可以搞多种经营。原先那位勤恳但又缺乏经营能力的地主曾在湖边开过一个规模很大的工厂，在一名狡猾的商人手里也曾兴旺过一阵子，最后却在一名诚实的德国商人管理下彻底垮了。只要没有破产，没有欠债，李特维诺夫的母亲就已经心满意足了。不幸的是她的健康状况欠佳，就在儿子进入莫斯科大学的那一年，她因肺病去世了。他没有结束学业（读者以后会知道出

于什么原因)便回到了乡下,既不做事,又不跟任何人交往,几乎是离群索居地住了一段时间。多亏了本县那些对他并无好感的贵族——那些贵族与其说崇尚西方“弃权有害”的理论,倒不如说固守本国“自己的衬衫最贴肉”的信念——,他于1855年加入了非常后备军,因伤寒险些儿死在克里米亚。他在腐海^①之滨的土屋里驻守了六个月,却没有见到“盟军”的一兵一卒。后来他被选进贵族院担任公职,当然难免遇到了种种不愉快。在乡间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对治理家业产生了强烈兴趣。他知道,父亲年迈体衰,不善经营,因此母亲那座庄园的收益还不到应得的十分之一,如果换一个经验丰富的行家管理,那庄园肯定会变成一座取之不尽的金山。不过他也知道,自己缺少的就是经验与知识。于是他前往国外学习农业和技术,从最基础的知识学起。他在梅克伦堡、西列西亚、卡尔斯鲁厄度过了四年多,又游历了比利时和英国,获得了不少知识。要掌握这些知识对他来说并非易事,但他自始至终经受住了这场考验。因此他现在对自己、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了信心,他坚信自己能给乡亲们带来益处,甚至能造福于周围地区。他正准备启程回国。他父亲一次次来信催他回去,每封信都充满了绝望的恳请和央求,因为他被解放农奴啊,分配田地啊,赎金啊,总之一句话,被种种新制度搞得晕头转向……那么,他究竟为什么到巴登来呢?

他之所以留在巴登,是因为他在等待他的表妹,也是他的未婚妻——塔吉娅娜·彼得罗芙娜·舍斯托娃,过几天她就要到巴登来了。他几乎从童年时代就认识她,当她随同姑妈住到德累斯顿之后,他和她在那儿一起度过了一个春天和夏天。他真心诚意地爱她,发自内心地尊重这位年轻的亲戚。当他结束了烦琐的准备工作,踌躇满志地打算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开始从事一项实实在

① 腐海,又名锡瓦什海,位于亚速海西部。



在的工作，而不是去应付差使的时候，便向他的心上人、志同道合的朋友——提出将她的生命和他的生命结合起来，同甘共苦，患难与共，就像英国人说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她同意了。于是他便回到卡尔斯鲁厄，因为他的书籍、行李、文件等等都留在那儿。你们还会问，究竟为什么他留在巴登呢？

他之所以留在巴登，是因为塔吉娅娜的姑妈，将她抚养成人的卡比托里娜·马尔科芙娜·舍斯托娃的缘故。这位五十五岁的老处女，是一个心地特别善良、为人特别正直的怪人，不受任何约束而又充满了火一般炽烈的自我牺牲精神，是一位具有自由思想^①（她读过施特劳斯^②的著作——当然是瞒着侄女）和民主思想的人，她与上流社会和贵族阶级誓不两立；然而，她也无法抵挡住哪怕看一看像巴登这样时髦城市里社交界的诱惑……卡比托里娜·马尔科芙娜不穿钟式裙，将一头白发剪成了圆圈状，不过奢华的生活依然令她暗暗地激动，于是，嘲骂和蔑视这种奢华的生活便成了能给她带来乐趣的一种消遣……怎么能不让这位善良的老人得到一点慰藉呢？

而李特维诺夫之所以如此平静从容、充满自信地环视四周，则是因为他未来的生活十分清晰地展现在他面前，他的前程已经确定，他为自己的前程而自豪，为亲手安排了自己的前程而高兴。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施特劳斯（1808~1874），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之一。

“好啊！好啊！啊！原来他在这儿！”他耳边突然响起一个尖细的声音，一只浮肿的手拍了拍他的肩膀。他抬起头——认出了他在莫斯科结识的为数不多的旧友中一个名叫庞巴耶夫的人。这是个极其无聊的好人，年纪已经不轻，脸颊和鼻子软塌塌的，像在水里煮过一般，头发油腻而蓬乱，一身松弛、臃肿的肥肉。这个罗斯季斯拉夫·庞巴耶夫从来都是身无分文，可是却永远兴高采烈，十分招摇却又漫无目的地在我们任劳任怨的大地母亲身上到处游荡。

“真是巧遇啊！”他反复说道，睁大了两只浮肿的眼睛，噘着两片肥厚的嘴唇，嘴唇上面那撮翘起的染过色的胡子显得古怪，好像长得不是地方。“巴登真是个好地方！大家都像蟑螂一样涌到这儿。你怎么也到这儿来了？”

庞巴耶夫跟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毫无例外地以“你”相称。

“我来了第四天了。”

“从哪儿来？”

“你问这干啥？”

“什么叫干啥！且慢，且慢，你也许还不知道谁来了！古巴廖夫！他亲自来了！你终于知道是谁来了吧！他昨天刚从海登堡来。你跟他当然是认识的？”

“我听人说起过他。”

“仅仅听说而已？真是怪事！那我马上、立刻带你去见他。这样的大人物也不认识！你瞧正巧伏罗希洛夫也来了……且慢，也许你连他也不认识吧？我有幸介绍你们相互认识一下。你们俩



都是有学问的人。这位简直是凤凰！你们接吻吧！”

庞巴耶夫说完这几句话，便朝站在他身旁的一位相貌堂堂的青年转过身去。那人脸色红润，容光焕发，可是表情严肃。

李特维诺夫欠起身，当然没有跟“凤凰”接吻，只是微微点了点头。从对方严肃的表情来看，他也不大喜欢这种突如其来的介绍。

“我说他是凤凰，我绝不收回这句话。”庞巴耶夫继续说道，“你到彼得堡那所武备学校的光荣榜上看看，名列榜首的是谁？是沃罗希洛夫·谢苗·雅科夫列维奇！不过古巴廖夫，两位老弟呀，古巴廖夫才是真正的人才！这样的人才值得敬仰，值得拜访。这个人我非常佩服！也不仅仅我一个人，大家都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目前他正在完成一篇大作……啊……了不起的大作！”

“什么内容？”李特维诺夫问。

“包罗万象，我的老弟，知道吧，就像波克尔^①那样……不过更加深刻，更加深刻……所有问题都将得到解决，阐述清楚。”

“你自己读过这篇文章没有？”

“没有，还没有读过，这是秘密，不能泄露。不过古巴廖夫什么都能办到，都能办到！是的！”庞巴耶夫叹了口气，交叉着双手，“要是咱们俄罗斯再出这么两三个聪明人，我的天哪，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我只给你说一句话，格里高利·米哈伊洛维奇：不论你目前在从事什么工作——我不知道你现在干什么，——不论你有什么样的信念——对此我也一无所知——，但是你肯定能从他那儿学到东西。遗憾的是他在这儿停留的时间不长。应该抓紧这个机会去拜访他。一定要去拜访他！”

一位满头棕黄色卷发、低腰礼帽上系着蓝色缎带的花花公子正好路过此地，他回过头，脸上露出轻蔑的嘲笑，透过眼镜瞪了

① 波克尔（1821～1862），英国史学家、社会学家。

庞巴耶夫一眼。李特维诺夫生气了。

“你嚷嚷什么呀？”他说，“就像吆喝猎狗去追捕猎物一样！我还没有吃饭呢。”

“那有什么！可以立即到韦伯那儿……三个人一起……太好了！你有钱替我会钞么？”他压低声音添了一句。

“钱倒是有的，不过我真不明白……”

“请你别说了，你得感谢我。他也会高兴的……啊，我的天哪！”庞巴耶夫自己打断了自己的话，“他们在演奏《欧那尼》^①的最后一章，多么精采啊！……向伟大的卡尔致敬^②。瞧我这个人！一动感情就要流泪。嗨，谢苗·雅科夫列维奇！沃罗希洛夫！咱们走吧？”

沃罗希洛夫刚才还保持着几分傲慢的神态，毕恭毕敬地站在那儿，这时候故意垂下眼睛，皱起双眉，含糊地说了句什么……可是没有拒绝。李特维诺夫心里想：“算了！去就去吧，反正还有时间。”庞巴耶夫挽住他的胳膊，但是在去咖啡馆之前，朝跑马俱乐部那位出名的卖花姑娘伊萨贝拉做了个手势：他突然想起要向她买束鲜花。那个很有贵族派头的卖花姑娘不理不睬。是啊，她何必要过来呢！你看这位先生既不戴手套，还穿一件脏兮兮的绒布上衣，系着花里胡哨的领带，脚上穿着旧皮鞋，这种人她在巴黎都没见到过。于是沃罗希洛夫向她招了招手。她走到他跟前，他在她花篮里挑了一小束紫罗兰，丢给她一枚银币。他想以自己的慷慨使她吃一惊，可她连眉毛也没抬一下。待到他转过身去，她便轻蔑地撇了撇紧闭的嘴唇。沃罗希洛夫的衣着十分时髦，甚至可以说很考究；但是巴黎姑娘那双见多识广的眼睛，从他的打扮中，从他那保留着早年军人气质的步态中，一下子就看

① 指维尔第根据雨果作品《欧那尼》所作的同名歌剧。

② 原文为意大利文。



出他缺乏那种正宗嫡传的“气派”。

在韦伯咖啡馆的大厅里坐定并点完菜之后，我们这几位朋友开始高谈阔论起来。庞巴耶夫兴致勃勃地大谈古巴廖夫的伟大作用，不过一会儿就不再说话，只顾呼哧呼哧地狼吞虎咽，一杯接一杯地喝酒。沃罗希洛夫喝得不多，吃得也少，好像在勉强应酬似的。他详细询问了李特维诺夫从事何种专业之后便开始发表自己的意见……与其说是谈论这类专业，还不如说在笼统地谈论各种各样的“问题”……他突然变得活跃起来，像一匹撒腿飞奔的野马，一发不可收；又像毕业考场上的武备学校学生，吐字清楚响亮，不停地挥舞双手，动作有力，却不够协调。他的谈兴越来越浓，好在没有人打断他：他像在宣读学位论文，又像在发表演说，一连串新学者的名字，连同各人的生卒年月，一连串新作的名称，总之，名字连着名字，从他的嘴里倾泻而出。从他炯炯的目光可以看出，这些层出不穷的名字给他本人带来了莫大的乐趣。沃罗希洛夫显然蔑视一切旧事物，仅仅珍惜文明的精华，注重最新最先进的科学观点。尽管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哪怕只要提一下某个名叫扎魏尔宾格里的博士论述宾夕法尼亚监狱的著作，或者《亚洲杂志》昨天刊登的那篇论述吠陀^①和普兰^②的文章（他显然不懂英语，把杂志这个词也念得走了调）——对他也成了真正的乐趣和幸福。李特维诺夫一直在听他说，可听来听去怎么也弄不明白他本人究竟从事什么专业。他一会儿谈论克勒特^③部落的历史作用，一会儿又无缘无故地扯到了古代史，对埃吉纳湾的石雕大发议论，专心致志地阐述费忌^④之前的雕塑家奥纳

① 吠陀，古印度经典。

② 普兰，古印度史诗。

③ 克勒特，广泛分布于古代西欧地区的部落集团。

④ 费忌（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雕塑家、画家、建筑师。

塔斯，不过在他的嘴里奥纳塔斯又渐渐变成了约纳丹，从而使他的所有议论染上了一层不知是圣经还是美国史的色彩；一会儿他又突然转到政治经济学，骂巴斯夏^①是笨蛋，木头疙瘩，“跟亚当·斯密^②和所有的重农学派^③一样坏”。“重农学派！”庞巴耶夫接着他低声说……“是贵族学派吗？”沃罗希洛夫又信口开河地说麦考莱^④是位过时的作者，已经被科学淘汰。这时候庞巴耶夫的脸上还是露出了惊讶的神色。至于海因斯特^⑤和里尔^⑥，他认为只要提一下他们的名字就足够了，说完耸了耸肩膀。庞巴耶夫也耸了耸肩膀。“一古脑儿搬出来，无缘无故地卖弄一番，当着陌生人的面，又是在咖啡馆里，”李特维诺夫望着这位新相识的淡黄色头发、明亮的眼睛和雪白的牙齿（这些白得像糖一样的阔板牙以及乱挥乱舞的双手特别令他不自在），心里这样想着，“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不过看样子倒是个善良但又极其幼稚的小伙子……”沃罗希洛夫终于平静下来，他那小公鸡似的年轻响亮而略带沙哑的声音有点儿哑了……正巧这时候，庞巴耶夫开始朗诵一首诗歌，感情激动得差一点又要放声大哭。坐在邻桌的一家英国人还以为他们在吵架呢。而另一张桌上，正在陪一位头戴紫色假发、老态龙钟的“老小孩”吃喝的两名妓女则嘻嘻直笑。侍者送上账单，这三位朋友付了钱。

“好了。”庞巴耶夫吃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再喝杯咖啡就开路！这就是我们的罗斯。”他在门口停下来，欣喜若狂地伸出又软又红的手，指着沃罗希洛夫和庞巴耶夫说道：“怎么样？”

① 巴斯夏（1801～1850），法国庸俗经济学家，提倡经济和谐论。

② 亚当·斯密（1723～1790），英国古典经济学派创始人，《原富论》作者。

③ 重农学派，18世纪后期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派。

④ 麦考莱（1800～1859），英国历史学家、政论家。

⑤ 海因斯特（1816～1895），德国政治活动家。

⑥ 里尔（1832～1897），德国政论家、作家。



“是啊，罗斯。”李特维诺夫思忖着。而沃罗希洛夫早又摆出专心致志的样子，这时候宽厚地笑了笑，轻轻地碰了一下脚跟。

五六分钟之后，他们三人登上斯捷潘·尼古拉耶维奇·古巴廖夫下榻的那家旅馆的楼梯。一位身材修长、体态匀称、帽子上套着一层短短的黑面纱的贵妇人正急匆匆从楼梯上下来。她看见李特维诺夫，突然向他转过身来，停住脚步，似乎非常惊讶。她那蒙着密密的面纱的脸刷地变得绯红，一会儿又很快地变白了。但是李特维诺夫没有注意她，这位贵妇人以更快的速度跑下宽敞的楼梯。

4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格里高利·李特维诺夫，爽快的小伙子，道地的俄罗斯灵魂。”庞巴耶夫喊叫着，把李特维诺夫带到一位身材不高、地主模样的人跟前。那人的领子敞着，穿一件短上衣和一条灰色睡裤，脚上一双软鞋，站在明亮、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房间中央。“这位是，”他对李特维诺夫说，“这就是他本人，明白吗？总之，这位就是古巴廖夫。”

李特维诺夫好奇地注视着“他本人”。第一眼他没有发觉他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他看到眼前这位先生的外表令人起敬，但略显迟钝，宽额角，大眼睛，厚嘴唇，大胡子，粗脖子，目光向下斜视。这位先生咧开嘴喃喃说道：“嗯……是的……这很好……我很高兴……”他抬起一只手贴在脸上，突然一个转身，背对着李特维诺夫，在地毯上来回走了几圈，慢慢地摇晃着身子，一副鬼鬼祟祟的怪模样。古巴廖夫有个习惯，喜欢来回踱步，不时用又长又硬的指甲捋捋胡子。除了古巴廖夫，房间里还有一位

太太，她穿着一条旧的长绸裙，年纪五十上下，脸黄得像柠檬，然而表情多变，上唇长着一层黑黑的汗毛，两只骨溜溜乱转的眼睛似乎随时准备蹦出来。此外，还有一位结实的男子躬着背坐在角落里。

“嗯，尊敬的玛特辽娜·谢苗诺夫娜，”古巴廖夫对那位太太说，看样子他认为没有必要把她介绍给李特维诺夫，“您刚才给我们说什么来着？”

那位太太（她叫玛特辽娜·谢苗诺夫娜·苏汉契科娃，是位寡妇，无儿无女，也不富裕，东飘西荡已经一年多了）马上兴致勃勃地说道：

“于是他去见公爵，对他说，大人，您身居高位，声名赫赫，他说，改变我的困境不是易如反掌吗？您，他说，不能不尊重我纯洁的政治信仰！在我们这个时代，他说，难道可以因为政治信仰而加以迫害吗？你们猜猜看，这位公爵，这位受过教育的大官是怎么打发他的？”

“怎么打发的？”古巴廖夫问，若有所思地点燃了一支烟。

那太太直了直腰，伸出瘦骨嶙峋的右手，翘起食指。

“他叫来自己的仆人，对他说：‘马上把这个人的礼服给我剥下来拿走，这件礼服我赏给你了！’”

“仆人真的剥了吗？”庞巴耶夫惊讶得举起双手问道。

“剥了，也拿走了，这就是巴尔纳乌洛夫公爵干的好事。这位大名鼎鼎的富翁，有权有势的大官，政府的代表，就是这副德性！这么一来还有什么可指望的呢？”

孱弱的苏汉契科娃太太气得浑身发抖，脸部的肌肉一阵痉挛，干瘪的胸脯在紧身衣下剧烈地起伏，那双眼睛更别提了：简直要从眼眶里蹦出来了。不过话说回来，她不论说什么，那双眼睛总是像要蹦出来似的。

“可恶之极，令人发指！”庞巴耶夫吼道，“绞死他也不解